



世界周刊



找记者 上壹点

A07-09

齐鲁晚报

2020年9月19日
星期六

读
—
世
—
界
—
懂
—
中
—
国

□ 美编：陈华
□ 编辑：赵恩霆
□ 组版：洛菁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赵恩霆

下了三年的棋局

9月15日，在白宫南草坪，特朗普见证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正式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名曰《亚伯拉罕和平协定》。特朗普宣称，这是“历史性时刻”“新中东的开始”。

在这之前，只有埃及和约旦两个中东阿拉伯国家，先后于1979年和1994年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白宫签字当天，来自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哈马斯的火箭弹飞向了以色列南部地区。这是一种宣示，巴勒斯坦强烈谴责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建交的行为，以及特朗普政府在巴以问题上明目张胆拉偏架的行径。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中东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态度已经发生实质性转变，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也已发生巨变，这些变化几乎就是在过去三年多里不断累积和发生的。

2016年12月15日，特朗普宣布提名其竞选顾问、律师弗里德曼出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这一提名在2017年3月23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2票支持、46票反对的结果获得批准。

弗里德曼是一名犹太人，以强硬著称，他支持以色列的定居点计划，支持以色列兼并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支持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关于他的任命充满争议，也预示着特朗普在巴以问题乃至中东问题上的政策走向。

2017年1月20日上台后，特朗普打破以往美国新任总统将加拿大或墨西哥作为首访目的地的惯例，转而将中东作为首访地，于当年5月下旬出访沙特、以色列，随后才前往欧洲出席北约峰会和G7峰会。

从那时起，特朗普便定下“重返中东”的基调，这一地区重新成为美国外交的重要发力点，特朗普的女婿、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成为落实特朗普中东政策的具体操盘手，自2017年6月21日首次单独访问中东、会晤巴以领导人以来，他频繁穿梭于沙特、以色列等中东盟友之间穿针引线。

难怪曾宣布竞选美国总统的知名说唱歌手“侃爷”9月15日发“推特”称，库什纳“为中东和平做的比过去30年中任何人做的都多”。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后，将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库什纳夫妇亲往为内塔尼亚胡站台。

他同样与掌握实权的沙特王储小萨勒曼建立了亲密关系，沙特默认是特朗普政府“新中东和平计划”——“世纪协议”得以出台的前提，也是近期特朗普撮合阿联酋、巴林甚至更多中东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的必要条件。

特朗普过去三年多力挺以色列的种种破例之举，放到今天来看，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在争取和巩固国内亲以色列的基督教福音派选民，这一群体约占美国选民人数的四分之一。2016年大选中，约八成福音派白人选民把票投给了特朗普，这些人对特朗普连任至关重要。

变不可能为可能

过去26年来，始终再没有中东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特朗普只用了三年多就办到了，库什纳甚至特朗普本人的撮合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特朗普短时间内在中东塑造了一个共同的敌人——伊朗。

2017年5月，决定首次出访去沙特和以色列的同时，特朗普也做了另一个决定，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对伊朗经济、金融、能源等关键领域重启甚至加码制裁，史无前例地将伊朗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制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外长扎里夫等高官。

通过妖魔化伊朗，制造紧张局势，中东地区固有的教派矛盾进一步激化，阵营之间愈发泾渭分明。海湾阿拉伯国家卡塔尔，就因与伊朗走近而遭到沙特等多国断交和封锁，而此举就是在特朗普首访沙特期间双方暗中敲定的。

在巴以问题和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上，特朗普打破了美国数十年来的一贯立场，但这只是特朗普“大尺度”外交的一瞥。

9月4日，在美国斡旋下，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和科索沃地区领导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协议，双方同意实现经济关系正常化，暂停一年采取政治敌对行动。

过去20年来，科索沃问题一直困扰着塞尔维亚，其与欧盟的关系也备受影响，后者一直从中扮演主要调停人角色，但这回特朗普硬是从欧盟手中抢了戏。特朗普宣称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和“历史性时刻”，在大选前

9月15日，在特朗普见证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正式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他宣称这是“新中东的开始”，还有五六个阿拉伯国家也准备与以色列建交。大选前的这波操作，被认为是特朗普提振选情之举。

同一天，皮尤研究中心发布报告，对13个美国盟国民众的调查显示，因应对疫情不力，美国的国际信誉进一步下降，其中一些国家的对美好感度已降至历史最低点。恐怕疫情只是原因之一，拜登已表示，如果胜选上台，将全面纠正过去4年走偏的美国外交。

2020 美国大选系列观察④

外交玩家



8月17日，特朗普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奥什科什发表讲话，现场散落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标语牌。 新华/法新

夕给自己的外交成绩单再添一笔。

9月9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将再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虽然从伊拉克撤军尚无明确时间表，但从阿富汗撤军几乎已板上钉钉，而这又缘于特朗普政府与阿富汗塔利班历史性地签署和平协议。

今年2月，经过十多轮谈判，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达成协议，据此美军将分阶段撤离，至明年春季外国驻军全部撤出阿富汗。这份协议曾在去年9月就接近达成，但遭到美国外交和军方高官的一致反对，认为美国匆忙撤军，却没有给塔利班足够限制。

特朗普看重的是撤军，将美国大兵带回家，“让美国从无尽的战争中解脱”是他四年前的竞选承诺，如今又可以借此提振选情。特朗普前不久因被爆贬低美国阵亡士兵的言论而招致批评，他与军方的关系也齟齬不断，军人这一四年前的铁板票仓，如今已开始转向支持拜登。

此外，特朗普任内美朝关系的变化也曾一时风头无二。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三次会晤，是美国首位与朝鲜领导人会晤的在任总统，也是美国首位踏上朝鲜土地的在任总统。尽管当前美朝关系，无核化谈判陷入僵局，但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的外交套路，确实在短时间内创造了不少“突破”。

今年联合国大会9月15日开幕，适逢二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75周年，由于新冠疫情，本届联大首次在线举行。此前，特朗普一度要成为唯一现场发表讲话的领导人。但白宫幕僚长梅多斯17日说，特朗普22日将在白宫通过视频发表演讲。

国际形象碎一地

联合国是全球最大的多边组织，过去三年来每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都能看到特朗普的身影，但他却在外交上高举“美国优先”大旗，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行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被严重扰乱甚至颠覆。

“退群”是特朗普政府外交的一大标签，他上台之初就宣布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在国内大力推动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行业，以期增加蓝领工人就业岗位，兑现四年前的竞选承诺，巩固寻求连任时的选民基本盘。

《巴黎协定》是继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京都议定书》之后，人类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个里程碑式的国际法律文本，形成了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美国的退出，严重削弱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而且，《巴黎协定》只是特朗普政府退出的十多个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中的一个。他上台后，美国陆续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全球移民协议》、伊核协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的《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择议定书》、《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

此外，特朗普还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由于美国阻挠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新法官遴选，作为全球贸易“最高法院”的该机构去年底因缺员正式停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也因此部分瘫痪。8月31日，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正式离任，提前一年结束任期，但至今新总干事遴选仍未完成。

特朗普无视多边主义，招致英法德等欧洲盟友的不满，并让美国陷入外交尴尬。8月，特朗普政府先是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延长将于10月18日到期的对伊朗武器禁运措施，又寻求启动对伊朗“快速恢复制裁”机制，但均因英法德等欧洲盟友的坚决反对而未果。

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后，美国不顾人道主义，仍不放松对伊朗制裁。特朗普政府自身应对疫情不力，却不断“甩锅”他国和世卫组织。皮尤研究中心8月27日公布的调查显示，在14个发达国家中，美国公民对本国政府应对疫情的认同度排名垫底。

9月15日，皮尤研究中心再度发布研究报告，对法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13个美国盟国民众的调查显示，因应对疫情不力，美国的国际声誉进一步下降，一些国家已降至历史最低点。

8月的美国民主党大会上，拜登长达80页的政纲的主旨就是全面推翻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他指责“美国优先”令美国空前孤立，“特朗普掏空了外交资源，损毁了国际承诺，削弱了同盟关系，玷污了国际信誉”。

拜登表示，如果今年11月赢得大选，他执政后将使美国重回多边主义，令贸易战偃旗息鼓，回归伊核协议等多边条约和国际组织，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他说，如果再让特朗普干四年，对美国影响力的破坏将难以修复。